

重塑自我之旅：《杯酒留痕》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任沁雪, 彭石玉*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 《杯酒留痕》是英国当代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斯威夫特致力于描写伦敦本地生活和英国特性, 在小说《杯酒留痕》中, 主人公的送葬之旅作为主线贯穿全文, 揭示了普通伦敦老年市民的苦涩人生以及所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和纷繁复杂的伦理问题。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 从伦理语境与历史现场、伦理身份的混乱与非理性伦理选择、伦理秩序的重建三个视角对小说中隐藏的伦理问题进行解读。主人公杰克与埃米伦理责任的缺失促使他们做出了非理性的伦理选择——抛弃女儿与背叛家庭, 造成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与朋友关系的陌生与疏离, 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小说人物伦理反思后积极探寻自我救赎的路径, 在送葬过程中通过弥补自身过错来重构了伦理秩序并重建了自我。本文展现现代社会底层人群复杂、矛盾的心理状况和对人生、家庭等伦理主题的深入思考, 进一步探究斯威夫特在小说中所隐藏的伦理思想, 从而充分实现文学的教诲功能。

关键词: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杯酒留痕》; 文学伦理学; 伦理困境; 伦理选择

DOI: [10.57237/j.ha.2024.02.001](https://doi.org/10.57237/j.ha.2024.02.001)

A Journey of Self-reconstru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Last Or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en Qinxue, Peng Shi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Last Orders*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Graham Swift, a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Swift devotes himself to describing the local life in London and the British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ovel, the hero's funeral journey runs through the whole text, revealing the bitter life of ordinary London elderly citizens, as well as all kinds of ethical dilemmas and complicated ethical problems they face.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hidden ethical issues in the novel from three angles: ethical context and historical scene, confusion of ethical identity and Irrational ethical choic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order. The lack of ethi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otagonists Jack and Amy prompted them to make irrational ethical choices-abandoning June and betraying family, resulting in the strangeness and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friends, showing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 After ethical reflection,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ctively explored the

基金项目: 武汉工程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 (No. CX2023492).

*通信作者: 彭石玉, pengshiyu@wit.edu.cn

path of self-salvation, and reconstructed the ethical order and rebuilt themselves by making up for their own mistakes during the funeral. This paper shows the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psychological situation of the bottom people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deep thinking on ethical topics such as life and family,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ethical thoughts hidden in Swift's novels, so as to fully realize the didactic function of literature.

Keywords: Graham Swift; *Last Orders*;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Ethical Dilemma; Ethical Choices

1 序言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是英国杰出的当代小说家之一, 他的每部作品一经问世就受到高度关注。其中, 第六部长篇小说《杯酒留痕》于 1996 年一举获得布克奖, 获得颇多好评。英国评论家奥利弗·雷诺兹曾称赞此书为“迄今为止斯威夫特最好的作品”[8]。斯威夫特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与叙事技巧, 通过不同“内聚焦”视角切换、不可靠叙述者[15]、横跨时空的倒叙回忆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手法, 展现了二战后英国伦敦市区劳动阶层人民的生活群像以及精神困境与伦理冲突。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小说, 表面上是老友们给已逝主人公杰克的送葬之旅, 实际上也是一群处于社会边缘的普通人的自我重塑之旅, 纷繁穿插的叙述声音之下深藏这一群普通伦敦老年市民的苦涩人生。斯威夫特曾自评, “这是一本为了诠释生命而描绘死亡的书, 是一本有关死亡被生命不断打断的书”[1]。

“《杯酒留痕》中的伦理关怀既非乌托邦式的幻想, 又非阶级意识的暴力想象”[14]。养子文斯与老友们踏上杰克的送葬之旅是小说主要的伦理线, 围绕着这条中心伦理线, 各个角色都有着自身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杰克因女儿失智不愿探望亲生女儿琼进而引发杰克与埃米之间的矛盾冲突、文斯与杰克之间的隔阂、雷与埃米对欲望的放纵, 这些都构成了这条伦理线上的“伦理结”[12]。同时, 由这条中心伦理线继而引申出另外两条伦理暗线: 杰克家人和朋友们对各自人生旅程的回忆和对自我的反思重塑以及以妻子埃米为代表的女性伦理身份的重构。本文将就这三条伦理线为线索对小说《杯酒留痕》做出文学伦理学解读, 从伦理语境与历史现场、伦理身份的混乱与非理性伦理选择、伦理秩序的重建三个方面研究小说中的伦理问题及根本原因, 揭示二战之后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导致的人们内心的欲望与挣扎以及英国社会整体的精神伦理状态, 引发读者对于社会伦理秩序规范性的理性思考, 实现文学的“教诲”功能[11]。

2 伦理语境与历史现场

研究文学伦理学的聂珍钊教授曾强调, “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 文学的现实价值就是历史价值的新发现”[12]。不同时代根据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伦理立场, “文学伦理学不是从今天的道德立场简单地对历史的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 而是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 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12]。因此, 要想解读《杯酒留痕》中复杂多重的伦理关系与伦理问题, 有必要首先探讨当时英国的历史社会大环境下的伦理语境。

首先, 斯威夫特的成长年代正值二战后英国社会经济的缓慢恢复期, 世界独立浪潮兴起, 英国社会迫切需要变革促进经济增长, 以恢复往昔的世界霸主地位。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 战后为了扩充劳动生产力, 提高生产效率, 英国采取引进大量移民等策略改善经济现状, 特定期的巨大社会变革必然会引起传统社会伦理秩序与意识形态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下, 就业困难与机会不平等、种族暴乱、种族文化冲突等问题造成的民众的不安全感更加深化, 也直接导致了人们的精神迷茫与道德伦理的缺失。另外, 战后英国大力发展重工业, 如煤炭、造船业、汽车工业等, 这些行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成为英国的经济支柱, 战争带来的影响在小说《杯酒留痕》中都有呈现, 如小说中杰克的养子文斯, 拒绝子承父业这一传统, 拒绝接手父亲的肉铺, 执意做了二手车商人。由于工业文明发展的不断壮大, 人性的丑恶与私欲也随之暴露出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利益做评判, 人情冷漠、唯利是图成了这个时代人际关系的最大特点,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人们任由自身欲望放纵, 非理性意志占据了理性意志, 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被打乱, 斯威夫特以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的人生回忆录的方式揭示了战后英国现代社会的一种矛盾伦理状态。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父权伦理等级秩序彻底坍圮，为了反抗德国，英国被迫征兵，如雷这样的小个子男性也被拉去做壮丁，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伦理环境发生了转变，女性逐渐意识到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责任，并且外出务工也给她们带来了经济上的独立。女性的独立意识开始增强。“多年的经济独立和自力更生已经改变了女性，她们不想再成为丈夫的依附品”[2]，也正是受到了这样的环境影响，小说中的埃米最终决定告别过去，开始自己的独立新生活。

除此之外，战后的50年代，英国的社区结构开始逐步瓦解，即英国的母体文化逐步消失，这导致了战后新一代青年的精神迷茫。新一代青年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他们被称为亚文化群体。“亚文化不是由主流文化产生的，它变成失去母体的孩子，只能用反对的姿态证明自己存在”[7]。亚文化青年对父辈的传统价值观保持反叛，用各种行为表达自己的独立态度。在小说中，文斯、苏茜等年轻一辈正是亚文化青年的代表，在奉承子承父业传统之地的伯蒙德西，在同龄人都为解除征兵令而欢呼之时，文斯为了逃避杰克的管制决定去中东服役五年，放弃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放弃青梅竹马的浪漫爱情，文斯的职业选择不在于做家族世世代代的屠夫而在于修车，表现出对父辈传统的反叛，坚定自己理想的事业。小说中的另一位人物苏茜也是为了追求自由而反抗父辈的亚文化青年代表，刚满十八岁的苏茜决定要与男友私奔，离开从小生长的地方，要去世界的另一边过一种全新的生活，这让雷内心非常地纠结，担心女儿对陌生的城市一无所知，无法适应，担心女儿在世界另一边无法处理学业问题，然而这些担忧在苏茜看来都可以自己独立地去解决。在自由意志与非自由意志的斗争中，文斯、苏茜都选择了前者，他们渴望挣脱父辈束缚，实现个体独立性，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

综上所述，二战后英国社会遭受了沉重打击，大量移民的涌入，文化与利益的冲突，工业文明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经济改革而逐步拉大的贫富差距，母体文化的消解等各种因素使得民众的不安全感愈加深化，也间接促成了亚文化现象的产生与女性独立意识的回归。只有回归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对斯威夫特笔下人物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与伦理冲突的分析才能更有现实指向性，重新审视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与伦理状态，引发人们对伦理秩序规范的思考。

3 伦理身份的混乱与非理性伦理选择

伦理身份以及伦理秩序都是在人与人的实际交往中产生的，源于各类人际关系，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12]。聂教授还指出，维护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是禁忌。人们规避禁忌、遵守传统规约的过程，实际就是一场伦理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伦理观念。更确切地说，自然选择指人的进化与生物选择性，解释了人与兽的区别，而伦理选择则是“进行如何做人的思考”[10]，是一场对于斯芬克斯关于人的概念的提问的回答。

作为一名重视人类精神世界的作家，斯威夫特探讨了伦敦市区一群处于社会边缘的普通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在小说《杯酒留痕》中，伦理身份和秩序的混乱主要表现在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朋友关系三个层面上。

①夫妻关系——疏远

在所有的伦理关系中，家庭关系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夫妻关系则是家庭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认为，夫妻和睦则家庭美满，相反，如果夫妻间的道德规范以及被接受与认可的伦理秩序被扰乱，则会造成悲剧结局。主人公杰克在面对亲情关系的非理性伦理选择是整部小说的中心“伦理结”，也直接导致了一系列伦理秩序的混乱。

智障女儿琼的诞生实际是杰克与埃米双方斯芬克斯因子中兽性因子占主导的结果，因为有了琼，杰克与埃米的婚姻也是不理性的，可以说部分源于双方内心的性欲。“这种婚姻的基础是夫妻双方迷失在自然意志中的错误道德选择，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埋下了严重的隐患”[5]。杰克与埃米的婚姻悲剧的隐患就是残障女儿琼的诞生，面对亲生骨肉，杰克拒绝探望甚至五十年来从来不曾提及琼，“即使现在，他剩下的最后机会，也不会提到她，不会提到任何有关她的话语”[4]。杰克没有承担起作为父亲的伦理责任，没有承担起应尽的抚养义务，在埃米与杰克日渐疏远的情况下，杰克并未采取积极可行的方法去解决矛盾，走出伦理困境，最终导致夫妻关系岌岌可危。埃米每周去托管所看望琼两次，虽然琼的出生是埃米自我放纵的结果，但埃米依旧主动承担起作为母亲的伦理责任，独自抚养女儿五十年，与不认女儿的丈夫抗争，在杰克去世后，

埃米拒绝行使妻子义务为丈夫送葬, 在这场伦理关系中, 由于杰克对于作为父亲的伦理责任的逃避, 导致了杰克与埃米之间夫妻关系的破裂, 解构了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 埃米虽承担起了母亲的伦理责任, 在杰克身上看不到希望后, 寄希望于杰克的好友雷, 与雷有了一段暧昧关系, 更是将妻子的伦理身份瓦解, 双方夫妻伦理关系彻底解体。

②亲子关系——陌生

除夫妻关系外, 亲子关系也是家庭关系的组成部分。除去杰克、埃米与琼之间有血缘的亲子关系外, 斯威夫特花了更多笔墨构建文斯与杰克之间非血缘的亲子关系。文斯自幼失去双亲, 被埃米一家领养, 有了名义上“杰克之子”的伦理身份, 按照伯蒙德西小镇传统, 应该子承父业, 继承父亲的肉铺, “去做人家期望他去做的事, 因为他的一切都仰仗于杰克和埃米的恩惠”[4]。然而, 也正是因为不存在血缘关系, 文斯对杰克一直有怨言, 认为自己是琼的替代品, “琼对他们来说是个意外, 而我却是他们的选择, 成为一个修补匠或裁缝”[4], 从而拒绝做屠夫的儿子, 在废除征兵令的年代离家出走选择去当兵, 回来执意做二手车商人, 表现出对养父杰克的抗拒与反叛。“他与杰克之间错综纠缠的恩怨关系加强了家庭关系这一主题尤其是亲子间的联系”[6]。

对于自己的亲生女儿凯茜, 文斯更多地是将她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 “这就是文斯多兹, 为自己女儿拉皮条的家伙”[4]。为了吸引侯赛因买下他的车, 文斯违背了作为父亲的伦理责任, 用自己女儿作为交换, 这也反映了家庭中亲子间关系的陌生冷漠, 在小说结尾, 文斯幡然醒悟, 并忏悔对女儿的所作所为, “可能我不该那么对她, 真的不该”[4], 也正是养父杰克的死亡促成了文斯家庭伦理意识的回归。

③朋友关系——背叛

除了杰克一家, 这部小说还包含了对杰克三位老友雷、伦尼和维克的描述, 大部分都聚焦于雷和文斯的视角叙述。雷也是杰克与埃米夫妻关系不和谐这一伦理结中的中心人物, 雷是杰克的战友兼好友, 在第一次见到埃米的照片时, 雷的心里就有了想法, “我也要个这样的, 和这个一样的”[4]。在得知埃米每周四都会去托管所时, 提出开露营车去送她, 在埃米最需要陪伴与关心的时候, 雷作为杰克的老友, 跨越了朋友这一伦理身份, 主动靠近埃米, 与埃米产生了一段暧昧关系。“自由意志主要产生于人的动物性本能, 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人的不同欲望, 如性欲、食欲等人的基

本生理要求和心理动态”[13]。在个人欲望的驱使下, 雷的自由意志战胜了理性意志, 做出了不符合道德规范的非理性伦理选择, 雷与埃米这段超越友情的关系是违背了世俗伦理的, 是兽性因子发挥作用的结果。

与雷形成对比的是伦尼, 同样作为杰克的老友, 伦尼对埃米一直有点花花肠子, 然而, 性欲的吸引对于伦尼来说只是内在的伦理选择, 即使在护送杰克遗体去火葬场的时候, 伦尼想到的是埃米的身材, 但从外在的伦理选择活动来看, 伦尼并没有跨越伦理底线, “道德选择是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 是人性因子发挥作用的结果”[10]。伦尼在理性意志和人性因子主导的情况下并没有出格的行为, 他更多地是想把女儿嫁给文斯, 希望女儿能过得幸福, 这也恰恰符合父亲关心女儿的传统道德伦理。

在雷与伦尼的伦理选择中, 我们可以看到斯芬克斯因子在人的身上不同组合所导致人物性格以及行为的差异, 自由意志战胜理性意志表现在雷身上, 进而自我放纵; 理性意志战胜自由意志表现在伦尼身上, 进行自我约束, 最终前者的非理性伦理选择使之陷入伦理混乱与困境。

4 伦理秩序的重建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看来, 人物伦理身份改变则会导致其陷入伦理困境, 而伦理秩序的重建则取决于人物理性意志的回归。“伦理混乱无法归于秩序或者不能秩序重构, 则形成悲剧文本, 如《哈姆雷特》、《李尔王》、《安娜·卡列尼娜》等。如果伦理混乱最后归于秩序或重建了秩序, 则形成喜剧文本或悲喜剧文本, 如《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汤姆·琼斯》、《复活》等”[12]。在《杯酒留痕》中, “这场前往马盖特的送葬之旅迫使所有人物重聚, 以这种方式激发冲突, 产生分歧”[9], 从这些矛盾与分歧中所有人物都回顾了自己的过去, 进行了伦理反思, 身处伦理困境中的人物也都尝试了对自我的重塑以及伦理秩序的重建。《杯酒留痕》明显遵循了经典的喜剧模式, 正如斯威夫特在访谈录中谈到, “这实际是一本非常诙谐的书, 这不仅是因为其中的某些对话非常幽默, 而且还因为它对生活的观照、对这些人物的观照归根结底是喜剧性的”[1]。整部小说看似是在讲述杰克生命终结之时亲人老友与杰克的告别, 实则阐述了各类人物对生命的反思以及自我重生。

斯威夫特在小说中展示了他对家庭伦理秩序的深

刻思考。随着杰克的病逝，家庭中的关系也随之断裂，但于家庭成员而言，每个人都努力弥补过去的过失并实现对自我的救赎。在独自抚养残障女儿五十年后，埃米决定放弃母亲这一伦理身份，让琼独自去面对生活，另外，即便对雷的陪伴与关爱心存感激，在小说结尾处埃米还是与雷进行了告别，这也是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告别，埃米想要开始过自己的新生活，“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一下了，我得做我自己了”[4]，埃米最后理性意志的回归同时也彰显了不依附于男权的女性独立意识的回归。

杰克在小说开头就已逝世，是唯一一个无法自主发出叙述声音的人物，但是从他人的叙述声音中也可以看出他为重建夫妻伦理关系、回归丈夫伦理身份做出的尝试和努力。杰克在晚年期间打算卖掉肉铺，买栋小平房与埃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在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放下尊严向养子文斯借一千元，做出孤注一掷的冒险——求助雷帮他赌马，并且在临终之时，默认了妻子埃米与老友雷之间的暧昧关系，雷认为“那可能是一种征兆，一种默许，是对我们两个人的祝福，要我们再续前缘”[4]。杰克希望雷能继续照顾埃米，期望用赌马赢来的报酬弥补对埃米的亏欠，让她能幸福地过完后半生。杰克对于自己多年来作为父亲和丈夫的伦理责任的缺失感到内疚，对于杰克而言，在以后的日子里，如果埃米能得到关爱陪伴以及足够的经济支撑，他也就成功弥补了曾经错误的伦理选择和伦理过失。

文斯被杰克与埃米领养后，面临一个“身份认同”问题。战争让文斯失去了亲生父母，于是他有了新的身份——杰克和埃米的养子，“由于身份的形成受到阅历，外界环境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外界环境急剧变化时，会产生身份认同危机，产生陌生和无归属感”[16]。文斯一直认为自己是琼的替代品，“杰克和埃米没有采摘我的啤酒花，他们采摘了别人的啤酒花。她叫做琼”[4]，因为文斯对于自己所拥有的家庭伦理身份的不理解与不认同，对杰克一直有怨言，在这个家庭里缺乏归属感，这也导致了家庭亲子间的伦理混乱。然而，在杰克病逝后，文斯开始理解并接受杰克和埃米对自己的关爱和恩情，为了弥补自己过去因叛逆和为了反抗父亲造成的伦理过失，文斯主动承担起作为儿子的伦理责任，不仅在杰克临终前给他借出一笔钱，并且用自己最豪华的车为父亲送葬，按照遗嘱抛洒父亲骨灰时“他脸上全湿了，眼睛也湿了”[4]。经过伦理反思后文斯理性意志的回归使原先陌生而紧张的父子

关系恢复正常，文斯破解了身份危机，重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通过家庭关系中伦理秩序的重建以及对实现人物自我的重塑，斯威夫特对读者做出了警示，强调了家庭伦理秩序中身份角色的重要性。每位家庭成员都应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规范伦理秩序，共建美好和谐家庭。

作为杰克老友的雷，是小说中的主要叙述者，在兽性因子的主导下，他主动靠近埃米，背叛了杰克，雷被欲望所蒙蔽，在杰克逝世后犹豫要不要将帮杰克赌马赢来的报酬占为己有。在结尾处，雷也实现了伦理复位。一行人在坎特伯雷大教堂歇脚时，雷感觉到“我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拿，但似乎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阿雷拿了很多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我可以感觉得到教堂就在我身后，盯着我”[4]。最终雷的人性因子战胜了兽性因子，他感觉到了良心上的不安宁，觉得拿走了不属于他的东西，结尾处幡然醒悟，告诉了文斯事情原委，走出了伦理困境。小说中通过雷的顿悟给读者展现了人性的本质，每一次伦理选择都是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作斗争的过程，被欲望所蒙蔽、被利益所驱使时，若人性因子占主导控制个体行为，则社会道德和伦理秩序归于和谐规范，反之则会引起道德的批判和谴责，甚至陷入伦理困境，引起一系列伦理混乱。斯威夫特也借此呼吁人类回归理性，拒绝自我放纵，抵抗诱惑，做出合乎道德规范的正确伦理选择。

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都处于伦理混乱的边缘化状态，并努力重构自我、重建伦理秩序，违背伦理规范不仅会伤及他人，也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违背社会道德，阻碍社会的发展。

5 结语

斯威夫特通过《杯酒留痕》这一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二战后英国社会边缘人民的生活以及精神状态”[3]，首先，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人们陷入了战争带来的阴影中，由于经历社会经济变革以及上层建筑的巨大转变，民众不安全感加深，人们陷入了精神迷茫，女性意识也逐渐回归，另外，亚青年文化的兴起也是导致小说中年轻一辈陷入伦理困境的一个间接因素；其次，本文试图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朋友关系三个层面探讨小说中蕴含的伦理问题，刻画了一个因伦理意识缺失和非理性的

伦理选择而导致的人际关系异化的小型社会; 最后, 斯威夫特将他对人性的思考融入到作品中, 阐述了人物经过伦理反思后对自我的重塑, 探讨了重建伦理秩序的必要性。《杯酒留痕》为现代人类在所处的伦理困境中寻求真我、追求和谐提供了启迪和指导, 具有现实指向和道德指向性, 同时给读者警示, 只有做出理性的伦理选择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构建规范的伦理秩序, 人类才能摆脱伦理困境, 重塑自我。

参考文献

- [1] 伯第纳·各斯曼, 郭国良译. (1999).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访谈录. *当代外国文学* (04), 145-149.
- [2] Bruley S. (1999). *Women in Britain since 1900*. Basingstoke: Macmillan.
- [3] Dodson E. (2023). Empire, War and Class in Graham Swift's *Last Orders* (1996). *British culture after empire*, 106-124.
- [4]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郭国良, 陈礼珍译. (2009). 《杯酒留痕》.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5] Gordon, Linda. (2008). Functions of the family. *Women: A journal of Liberation*, 18(2), 173-174.
- [6] 郭国良. (2003). 穿行于历史与故事之间——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简述. *外国文学* (05), 27-32.
- [7] 纪莉. (2015). 反抗与消解: 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兴衰. *江西社会科学* 35(10), 240-245.
- [8] Malcolm D. (2003). *Understanding Graham Swift*. Univ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9] Mărginean A. R. (2013). Graham Swift's *Last Orders—Of Various Journeys*. *Romanian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view*, 7(4): 266.
- [10] 聂珍钊. (2022). 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 *外国文学研究* 44(06), 15-25.
- [11]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2] 聂珍钊. (2010).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 32(01), 12-22.
- [13] 聂珍钊. (2011).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 *外国文学研究* 33(06), 1-13.
- [14] 王延博. (2019).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杯酒留痕》中的伦理关怀. *当代外国文学* 40(01), 139-146.
- [15] 徐红. (2018). 论《杯酒留痕》中的伦理混乱与秩序重构. *外国文学研究* 40(05), 85-92.
- [16] 杨博文. (2009). 《再见, 哥伦布》中身份的困惑与探寻.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6(01), 135-137.

作者简介

任沁雪

2000 年生, 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学伦理学。

E-mail: 912054156@qq.com

彭石玉

1967 年生,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与文化、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

Email: pengshiyu@wit.edu.cn